卷六

書名　陽明先生文錄五卷外集九卷別錄十卷　嘉靖十五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王守仁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大木-集部-別集類-58
編號　D7431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1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別集類-5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陽明先生文錄五卷外集九卷別錄十卷　嘉靖十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書一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隳墜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為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前所云靜

大木文庫

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
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陽明先生文録卷之五

陽明先生文録卷之六　外集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叅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将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耆好之微猶将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

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删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參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藴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參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參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參公起拜曰然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參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參之父某

[redacted]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聘遺猶各賦詩以言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盖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覲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illegible]三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　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獷者齧者梗而孽者發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智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

平者申躄者起瘖者馴聾者順竊若靖滌蕩剖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脩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峩覽觀江山之形勝喟然太息昂子晉之忠謁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𢃇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録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必有如古人

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　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　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兹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況天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

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偁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炁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虫始振爲魚負氷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

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脩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氷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螽螟蝝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氷則書鸜鵒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盛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脩省之道也大總兵懷寧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

使以磐走龍場屬守仁叙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蒞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劍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營架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

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
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
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
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
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於
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
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
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
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懾處困
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

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
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
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
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
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伸色養之
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
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盖亦有
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
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

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言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盡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 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爲孺人在朝之彥咸爲歌詩侈 上之德以祝公壽矣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 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屺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徵諷之而長歌詠嘆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帙屬守仁敘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捧觴戲綵以爲壽不必滫滑旨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攜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

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猷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皐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目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　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

慈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書摩赤子起其瘝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兒　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蘄太史之序詳矣其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

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
範蓋古文之奥不止於是是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
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參見侍御王君
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録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
謀諸方伯郭公篁相與捐俸廩之資鋟之梓將以嘉
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
微有訓焉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
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
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
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
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
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
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
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
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
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
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
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
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
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

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埽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羔雉之後矣知洒埽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什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糵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

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欽潘氏之仕於　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珎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珎旦以上三載宸選鑑以　兩宮徽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敘八制爲錄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幹垂而四峰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幹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閩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幹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君會其軒蕤條達哉禦而天　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屬霜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茂[illegible]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大恩寵爵祿由霈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嚴囷炎暑也時之陰晦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也何適而非生成四時者亦

吾嘗歷之矣其材中楹柱而任梁棟矣吾甫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信乎疏之以義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京曰然則潘氏之斬柔條達其益無窮而已矣某不爲應酬詩文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爲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爲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爲之請於是甘泉子托以考槃陽明子爲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矣隱爾形無學爾精也其奇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托蹤泉石而利祿豕其中雖廬常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嘆俯而黙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社權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華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禨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予之眉間憔然猶有塵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彈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異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

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于其所遭若清風之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儁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毋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果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冊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

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
顚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
節盖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
之大義油然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
裂眥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
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
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蘄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
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
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
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
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
伏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
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蘄世之知
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
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
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巖復刻
是集而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
以序謀玆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顚沛之心而不忘
予與人爲善者篤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
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蘄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

者仁之篤也彖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成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尚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遁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也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為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

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叙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辯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辯而民治可乂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況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憝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究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偽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盍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

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自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闃然是恠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毁而詆議之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矣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蓋遂已諸元善若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决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頴而日與之諄諄焉亹亹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乎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眞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怨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眞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嚬乎嚴父吾去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言於陽明子而乞

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遄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嶠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 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
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
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久諳
而毋鞫之始末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
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
請乞加憲職委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
而化洽心革 朝廷未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
爲 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以更化善治
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
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
遺棄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踰去未踰月而巡撫鄖
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猺積禍千里且數十
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
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
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
之義者爲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
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驂而往冒暑雨犯瘴
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
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
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

以相抵捍鉤摘公然為之曾不以為耻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為拘囚也至是别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别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為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于天者既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為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别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為省吾道之哉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六

學　川

天下之治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